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巧藝部

射 蒲

書

畫

圍碁

彈碁

博

擲

投壺

塞

藏鈎

四維

象

戲

射

世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又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又曰鴻鵠在上韝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鶻以五鈞射者見鶻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沉於人乎

史記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叅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魏書曰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

後藏貊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燦手  
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麋鹿九雉兔二十

詩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  
度堦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  
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  
初辭筈橫弓先望堦驚心一鴈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  
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

此傳卮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



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

鼓琴

瑟吹洞簫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又曰陳遵太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弃以為

之榮

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大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

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

賦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

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  
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  
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  
分歧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移斷除弓盡如工匠之  
盡規其芒角嶮岬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畫不奇  
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  
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嬈深

功爾其隸明敏婉孌絢菁超將搞文斐縟託韻笙簧儀  
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  
箕張垂端整典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  
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  
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勢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  
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跼鳥震延  
頸脅翼勢似凌雲

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

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鷺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欵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眄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

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援飛鼪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晉劉邵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拆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隼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叅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鵠遊逝

啓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  
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  
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  
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績  
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施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  
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華桂宮盈滿  
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



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鰭魚頰表揚泉  
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  
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  
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書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  
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  
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楷  
銅鈎時懸歌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畫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

閣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

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  
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按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蠹  
曰見汝形蠹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蠹引閉其戶終不  
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魏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  
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  
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

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  
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荆  
州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  
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顧愷之畫裴叔  
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殊勝向未安

時顧謝幼輿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人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中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刑之形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道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瀝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

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則孰  
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  
軀以證壁

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  
合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啓梁元帝謝上畫蒙勅褒賞啓曰臣薄領餘暇竊愛丹  
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議擬成蠅罕術  
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

皇之詔又謝東宮賁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  
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  
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 圍碁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  
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說文曰奕圍碁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為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鄆等善碁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為荊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世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美與人共在窓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

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  
每有往復

賊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畧觀圍碁法於用兵三尺之局  
為戰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  
據四道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  
鴈行蹕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  
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突  
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

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棊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  
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  
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  
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  
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砥平  
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  
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

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  
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為場頻戰累關夫保角依邊  
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關共生皆目并也持  
棊合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  
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  
當無為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晉蔡洪圍棊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  
象於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

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塗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  
採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尚驛駒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數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于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  
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鸞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  
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

發諠譁操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  
登軾望輟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鬪犇競勢使揮謙攜手  
詆欺朱顏妒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  
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  
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龍從浪傳崑崙山結杳如霧分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筭了隸  
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斫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讚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  
子則白瑤玄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  
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  
亦憑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為運疑  
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為  
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  
彼而為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



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屯邐甚白登之困辱或龍  
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  
兔或有少基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其苦戰  
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  
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  
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  
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  
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

非劫非持而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  
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  
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撇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  
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梁宣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  
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  
而反失或先羸而後濟

奕旨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為奕汎之說之

舉大畧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  
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  
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  
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  
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  
單之竒要厄相刼割地取賞蘇張之姿三分有二而不  
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  
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

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

奕勢魏應瑒奕勢曰蓋棊奕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輾輶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彊禦廣畧

七十四  
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  
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  
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  
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  
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  
筭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  
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  
相拒索輦也

銘後漢李尤園基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間  
翫弄遊意局為憲矩基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啓梁任孝恭謝示園基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  
在漢柱礎先霑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  
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  
才歸末品効噸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  
愧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  
空貴長安之米

序梁沈約摹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  
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  
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  
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  
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  
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  
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  
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 彈碁

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予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曰彈碁始自魏宮內裝奩戲也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巾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拂碁妙踰於帝

詩周王褒彈碁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



奮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思  
賦辭短竟無陳

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  
碁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  
後抵掣兵碁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  
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碁賦曰惟彈碁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邕上  
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

腹高隆庠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  
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  
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  
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  
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  
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  
杵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

魏丁廙彈棊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綴理

肌平卑高得適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乎南藩禮密身  
重腹隱頭騫駭悍說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宮軍  
徽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  
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  
事中軍政言含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迴颺疾  
似飛兔前中却儻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  
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敵中  
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歲剛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

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惇彈碁賦曰嫌深字以舒情邁衆藝以廣娛觀  
奇巧之瓌麗律彈碁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  
或煩蜿龍藻或分帶班駁或發色玄黃或皦的鱗白悉  
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煜霞以  
條鑠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碁列徐正控往來  
必有中而告憇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  
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驚而踏合乘流

密以遙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捭撥  
捶撇應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拍散  
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唐唐頽水叅連棊單局匱等分紀  
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  
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  
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  
律呂之期總玄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

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  
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  
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反八均  
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九同晉侯之琴徘徊異  
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輶之去故古人  
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  
有旨也

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慙遊藝彌愧拂

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彷彿蓮花未易  
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  
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  
而文狀如鵜卵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  
大小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  
之為其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  
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  
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



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綦子置上加雞子其上左右惛息  
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  
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論吳韋昭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  
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  
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  
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  
異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

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  
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  
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  
術好習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  
當以臨局交事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  
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  
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

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刼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設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樗蒲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  
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漙然已  
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

庾翼集叅軍于瑣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剥非  
為治之本自今樗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答曰  
今唯許其圍碁餘悉斷

賦後漢馬融樗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

既備好此檇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綬出  
乎西鄰緣以績繡紵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  
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  
犀象牙是礎是礮杯為上將木為軍副齒為號令馬為  
翼距籌為策動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  
華棖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  
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攘圜事在將帥見  
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呌十盧九雉磊落蹀躞并來

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略曰邯鄲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  
工賜帛千匹

古歌曰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厨具有  
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碁  
博奕並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賦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  
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

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機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閒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夏兎發翻翻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僂



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  
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  
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  
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類  
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  
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  
置猶弗然矧迫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  
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

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  
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  
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邱壽王以格五召待詔

孟康曰乘五閭不得行故云格五也

賊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基

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藏鈎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鈎之戲

分為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為遊附  
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  
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籌為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  
寵之世人藏鈎法此也

賦晉庾闡藏鈎賦曰歎近夜之藏鈎復一時之戲望以  
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惘冷而  
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鈎運掌而潛流手

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以  
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喪退  
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  
誨其風退對者催其連射攘袂以發竒探意外而求迹  
竒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  
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  
神材比為愚蒙

四維

賦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  
紙為局截木為棊取象元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  
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黃中通理  
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衆藝之特奇盡  
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  
位剛柔異而作配超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  
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驕棊先出九道並  
列專都獨畢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為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  
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  
其本陽數為先本於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  
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是也五曰筭  
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為水火金  
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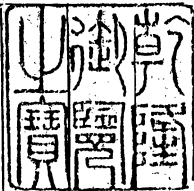
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為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為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為貴正其瞻視或

以徇齊為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急敬  
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壁一德踰於華袞

賦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綠簡既開丹局直正理洞研  
幾原窮作聖若叩洪鍾如懸明鏡白鳳遙臨黃雲高映  
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  
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

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於是搢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  
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  
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玄象聊  
定金枰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  
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  
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  
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

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  
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  
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申而取未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汪緣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養生部

養生

自中

並

疾

醫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呿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  
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卿見戶  
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  
仙者赤松彭祖之為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珍五耀內守九  
精又曰城陽郗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



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論晉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持受異氣

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而盡命上  
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且令  
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  
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  
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卜筮

禮記曰龜為卜筮為筮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尚書曰立卜筮人

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數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史記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於民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綦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犧作八卦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閭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為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閭室著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

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歲末顏延之大筮歲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歲以悟焉先王設筮大

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末遇時至  
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  
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  
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騫  
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玄朽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  
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  
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  
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

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  
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  
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  
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交通七聖世經三  
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  
竊自許矣

相術

荀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



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善相

史記曰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又曰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頤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論魏陳王曹植相論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叅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崇之應邾文

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專記其効驗之

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贊周庾信以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  
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  
待逢時

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  
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  
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  
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世身摧家破馮唐袴

穿郎署揚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  
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齟齬或不辯菽麥更保黃  
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梁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  
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  
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  
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泊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  
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纒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

相望伏犀起蓋隱轡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  
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頰頰蹙蹙虺行鷲立  
猱喙鳥喙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莢之柔髮有寒  
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  
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豐下知其有後黃  
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阜隸晚  
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  
何事非命

疾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  
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烏乎王曰弗聞軫曰莊烏仕楚  
執珪有須而疾為越聲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  
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  
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  
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



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  
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終罰裾乘駢馬宿東  
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鬪乃相問而去又  
曰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  
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疹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卧夢其五

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忘

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

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  
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  
者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又曰予之祖柳為汲令以夏至  
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其  
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  
柳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詩梁簡文帝卧疾詩曰沉疴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逢  
龍子浴空歎楚王疽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宿幔  
未懸鉤逍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聊喜摯  
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服袂氣息梁  
牛隔簾蔭翠篠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笥玄水出長洲  
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  
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卧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珪

璧仁祀盛黃纁禮壇優紉席億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  
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客

梁朱超道歲晚沉疴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  
滴龍猶伏壚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太息  
興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賦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  
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貌庶庶而轉損校朝夕  
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

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飡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屢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卧疾賦曰旅聞禁以求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為禮聊卧疾以來休是時凍雨洒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

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複曾不弱冠  
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  
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  
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  
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襜明日日夜厲精地雜黠羌  
民多擴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必須榮  
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非薄徒積妨賢

書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  
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為法  
暫止褰檐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  
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  
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  
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  
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夢惠日暉朝  
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



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序梁陶弘景時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為大患莫  
急乎疾疫疾疫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  
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有難值沉窮村迫陌遙山絕浦  
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就  
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尚有闕漏未  
盡其善輒採集補聞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  
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

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闥晨宵  
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  
孰若便採之枕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  
無滯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

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盟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及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又曰趙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魏志曰華佗遊學徐土兼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又曰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

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

唐 歐陽詢 撰

內典上

內典

內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

道以成俗不殺伐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  
石大人來下石上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  
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  
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  
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



有四佛足迹合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  
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  
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  
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  
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  
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又曰鳩留佛姓  
迦葉生那訶維國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

羅越南又曰蜀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  
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又曰  
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  
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題神妙天人曰佛應  
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椁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  
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  
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  
浮圖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造使云諸佛  
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  
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又曰師子  
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  
寫送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  
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  
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

日載數千車貨之慘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  
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  
喻惜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  
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靈運石壁立招提精舍詩曰四城有頓躋三世無  
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壯齡緩前期頽年迫暮

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良緣迨未謝時逝不可俟  
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窻裏禪  
室栖空觀講宇析妙理又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  
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  
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  
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

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又如炎詩曰  
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遙炯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  
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  
熱惚逼渴愛渴心生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  
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  
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沖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  
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

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又玄又夢詩曰甘寢隨  
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為上  
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  
大覺和大夢又會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  
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  
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  
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又遊鍾  
山大愛敬寺詩曰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歎逝比愆

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三苦恒追隨  
五毒自燒燃貪癡養憂畏熱惱坐焦煎道心理歸終信  
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迴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  
極長川稜層疊嶂遠邈迤磴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  
香山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  
虔菩提聖種子十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  
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  
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



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華蒙重榮

梁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  
里生雲霧瞬息起冰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  
恒棄捨庸識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又水月  
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沈  
鈎非關顧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還用喜騰猴  
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又如響詩曰疊嶂迥參差連  
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

八音所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  
可去又如夢詩曰秘駕良成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為  
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  
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又如影詩曰朝  
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  
興眼入俱持動惑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  
名淺方知實相深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  
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又  
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  
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共  
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寂  
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齡鳴書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  
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籠  
樊又往虎窟山寺詩曰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  
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蒨鬱均

雙樹清靈類八禪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  
監撫宣王事英邁八解心  
高超七花意又旦出興業寺  
講詩曰沐芳肅朝帶駕言  
祇淨宮羽旗承去影鏡吹  
雜還風吳戈憂服箭驥馬  
綠沈弓水照柳初碧煙含  
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  
理難同方知惡四辯奚用語  
三空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  
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  
啟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  
辯洞鑒資我皇又夜望浮圖上  
相輪絕句

詩曰光中辯垂帶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  
盤又望同泰寺浮圖詩曰遙看宮佛圖帶壁復垂珠燭  
銀踰漢汝寶鐸邁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  
盤恒滿桐生鳳不雛飛幡雜晚虹音絳畫烏狎晨鳧梵世  
臨空下應真蔽景趨帝馬咸千轡天衣使六銖意樂開  
長表多寶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周四  
忍長當出九居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

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  
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榮

梁昭明太子玄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雖  
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鍾山解講詩曰輪動文學乘笳  
鳴賓從靜瞰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情理既已詳玄言  
亦兼逞東齋聽講詩曰庶幾祛八倒冀此遣六塵良思  
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飡甘露旨方欲書諸紳又參講  
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啟羣目寶鐸旦參差名

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鼠蹙意樹發空花心蓮  
吐輕馥又同泰僧正講詩曰放光聞驚岳金牒秘香城  
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  
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  
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生法  
味樂復悅玄言清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又開善寺  
法會詩曰茲地信閑寂清曠唯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  
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羅下石磴攀桂陟

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  
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方法輪明智日慧海度慈航  
塵根夕未洗希霑垂露光

梁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  
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  
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梁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道  
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



復豁悟非無漸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鼠復馳  
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  
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二標道心眇眇  
玄塗曠高義摠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帝宸  
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義路分流合  
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  
真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花不待春

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重  
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又詠同泰寺浮圖詩曰望園臨  
柰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崛山中天衣疑拂  
石鳳翅欲凌空雲霓猶帶雨蓮井不生桐盤承雲表露  
鈴搖天上風月出琛含采天晴幡帶虹周星疑更落漢  
夢似今通我后懷初照不與伊川同方應捧馬出永得  
離塵蒙

梁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攀

馬出玉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暗  
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筵劔儼將旋

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詔樂臨東序時  
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為塵俗諠豈如弘七覺揚鸞  
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  
文轅林開前騎騁遙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  
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彌繁  
輕生逢遇誤並作輦龍鵠

梁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沈寥秋氣爽搖落寒林疎風散  
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為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  
自在神通任卷舒

梁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聖  
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罪三縛  
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梁王臺卿和望同泰寺浮圖詩曰朝光正晃朗湧塔標  
千丈儀鳳異靈烏金盤代仙掌積棋承雕栴高簷挂珠

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  
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

周庾信和同泰寺浮圖詩曰峒峒陵大青照殿比東京  
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  
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  
流全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  
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  
樂方遣六塵情又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

法復開魚書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煙聚成塔花雨積  
為臺空心論佛性真氣辯仙才又登雲居寺塔詩曰重  
巒千仞塔危墜九層臺跼下雲峰出窓前風洞開躡嶺  
鐘聲度中天梵響來

陳陰鏗開善寺詩曰鷺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  
不極蕭散趣無窮鷺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  
白窓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及  
幽桂有芳叢又遊巴陵空寺詩曰日宮朝絕磬月殿夕

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奩猶馥幡塵畫漸  
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陳張正見陪衡陽王遊耆闍寺詩曰甘棠聽訟罷福宇  
試登臨兔苑移飛蓋王城列玳簪階荒猶累玉地古尚  
填金龍橋丹桂偃鶯嶺白雲深秋牕被旅葛夏戶響山  
禽清風吹麥壟細雨濯梅林

頌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  
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顏

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  
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  
沂參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又懺悔三  
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  
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銅錯徒鐫惑端風緒愛境  
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又出家善門頌曰澡身浴德  
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逕閑清風



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有結永寘  
無生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  
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為之三界豈能渝諒茲親  
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  
匹烈火樹紅趺又法門頌曰出自戶將何由行不以  
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  
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  
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  
於玄扈想至理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  
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  
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麗裴  
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偕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  
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  
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偕乎出世  
也甘泉啟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

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已篤而為  
論彌有未弘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  
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得之海踐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  
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又玄  
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啟情遊彼岸理愜祇園  
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含金扇霜浮玉管鳥弄鳴  
於瓊音樹歲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  
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玄幾入道密宇清幽重闢相

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  
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  
合情會無百代人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  
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  
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  
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有靡不  
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江摠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  
燃縈空雜霧散迴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影徧  
花臺煙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暗  
室若遣塵埃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  
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碑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衡

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  
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况復道冠萬靈  
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  
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  
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  
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閭浮未臻  
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  
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

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  
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徬臨三天帶明月  
之流

梁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  
莫能名其聖丘纁譬日無得稱其道况復欲宣五品將  
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  
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  
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

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  
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枝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  
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  
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  
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  
間猶對鷺山之禮未又徘徊閭外似救毗城之疾空中  
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為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  
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遞起伊尹



慙桑伯陽羞李

梁劉勰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冥  
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  
感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  
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攝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  
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  
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  
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

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仙叟之懸閣體高  
圖範冠采虹蜺推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  
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黿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  
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寺碑齊王巾頭陀寺碑銘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

梁簡文帝善覺寺碑銘曰蓋聞在天成象倬彼雲漢在

地成形嵩高惟岳蒼蒼幹運靈槎猶且去來巖巖峻極  
巫咸可以升降穆貴嬪宿植達因已於恒沙佛所經受  
記翦有綠娑婆降跡斯土行邁英皇德降華附河南望  
浮雲之瑞新野表升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  
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大通元年龍集己酉有令  
使立碑文未獲構撰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曜夙傾前  
星次掩歲在諏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竊等  
仲由空悲負粟之哽復異恒良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

纂獨咽丹心銘曰效彼毗城建斯福舍四柱浮懸九城  
靈架重欒交峙迴廊逢迓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  
朝青蓮開夜又神山寺碑序曰天地始終愆長不極劫  
數沙塵寂寥誰辯雖鐵界銅圍如影如幻補石擎金隨  
生焰滅獨有驚岳靈境淨土不燒螺髻金質聲聞難覩  
故髮塔喜園流名天上耆山鷗苑布跡人中自非莊嚴  
妙土吉祥福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  
幾圓上聖智周物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

察書之獨見馳道迴車驚班輪而不絕

梁簡文帝慈覺寺碑序曰竊以易表含貞記稱厚載龍  
星啓曜璧月儀天是以河外黃雲沙傍崩鹿故能發緯  
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於西漢扶風盛彼東京未  
若樊汚之邦宛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繁前跡莊姬流譽  
之所烈后業興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猶曰鄧家逃  
彼遐蹤復履今慶貴嬪金聲早振淑範增徽才實母師  
行為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溫明內湛慈慧天發君

綴慶璇枝聯休紫漢幸得譽無負斧任重束蕃實以契  
闊言提綱繆善誘事其從居義深則盼而叨恩作牧釁  
結幽祇一訣椒慈長違寶幄風枝弗靜陟屺何期祇奉  
儲訓謬茲刊撰夫道長業大遺範事隆嗟油素之可捐  
懼故老之難述又相宮寺碑曰真人西滅洎羅漢東遊  
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  
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為祀神  
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陲

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  
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緯自昔蕃邸便結善緣  
雖銀藏寡蓋金地多闕有慙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  
尚刻之罌之石崑崙作鎮猶銘劒壁之山矧伊福界寧  
無鐫刻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  
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為佛事銀鋪曜色玉  
礎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鳥依  
交露幡承杏梁牕舒意藥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

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梁元帝善覺寺碑銘曰金盤上疏非求承露玉寫前臨  
寧資潤礎飛軒絳屏若丹氣之為霞綺井綠淺如青雲  
之入呂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花臺照日有跡白林  
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花  
疑鳳翼殿若龍宮銀城映沼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  
拂空又鍾山飛流寺碑曰清楚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  
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



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蔓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  
曰雲聚峯高清風鍾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  
平原迢邁又曠野寺碑曰雲楣膠葛桂棟陰峰刻虬龍  
於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宮穆以華壯  
轆轤璇題虹梁生於暮雨璫璫銀榜飛觀入乎雲中銘  
曰圓璫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又郢州晉  
安寺碑銘曰鳳皇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  
山云黃鶴疑聞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

曰虹梁紫柱螭桷丹牆綺井飛棟華棖壁璫應龍若動  
威鳳疑翔玉舄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梳紫陌潛通漸  
柳朝綠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峰下陽烏林生  
陰兔分珮隔浦皇樞隱霧俱聽法鐘同觀寶聚又揚州  
梁安寺碑序曰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有  
光者孰踰於陰兔故以日門見羲和之色月殿望奔娥  
之象而合璧迢遞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之所  
不筭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元璧餞

瑤池之上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而  
俱颺寶漸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覺之  
風地湧神翕皆成多寶之塔又攝山栖霞寺碑曰金池  
無底已通寶漸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  
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苔依翠屋樹隱  
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  
毀得一而貞又歸來寺碑曰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  
應塔三相不留蕭蠶終壞八苦遐長燈蛾未已銘曰鈴

隨風振盤依露泣丹桂無枝朱楊自翦九苑萌枯三昧  
葉卷疏樹搖落翻流清淺

梁沈約法王寺碑曰昔周師集于孟津漢兵至于垓下  
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  
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燎于  
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為堞失其九天之險負  
疑為隍曾無一葦之闕昏師反接撫牧泥首掬指則河  
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

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於夏功高代殷濟橫流  
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  
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  
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  
周堵如雲銘曰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  
波聚為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向  
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  
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斯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昧徘徊

四果

梁陸倕天光寺碑曰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日  
晨登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擎天鼓  
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  
烏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牆思洞希  
微言窮名象珉階凌虛瓊籬鬱起可使龍城愧飾鴈塔  
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冰壽丘載紀山川之  
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覆窮乎身世

堽麓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  
髻傳珠抽衣受寶化違宅火功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  
靈館八襲豐殿四柱高廊並陳金壁旁建玉箱縱橫雜  
樹間厠衆芳

梁王筠開善寺碑曰妙門關鍵闢之者既難海波瀾  
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濩有美善之  
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  
止今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

或宗仰黃老之淡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  
諸已篤而為論道有未弘薰風通露散馥流甘璧月珠  
星聯華颺葉脩幡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  
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功漢耿介凌煙層甍霞  
聳飛棟星懸

梁張綰龍樓寺碑曰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  
見冬冰故知局於泥甕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一時  
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生死之



流耽假樂而迷於真覺之觀銘曰識相裁萌無明重蔽  
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彼岸何遠津  
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實逢象正悟彼生修照曜  
真法逍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遙川縈帶峻矩盤  
桓霞生蓮堞風起長瀾冬室停燠夏臺增寒

周王褒善行寺碑曰蓋聞在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在  
地成形百川起於東海是知璿璣盈縮並運天樞江漢  
所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渤澥之輪迴百億鐵圍等

閻浮之數量章亥步驟豈盡世界之邊繇首忽微寧窮  
却海之筭舄牛楠力方十行之階梯兔馬渡河譬三乘  
之等級定水壞須彌之山智炬燃金剛之際敬表六和  
現沙門之進止衣乘四寸示聲聞之律儀至於千疊火  
然鵲林變色四禪災起鵠影傳輝羽林出使漢開濯龍  
之祀桑門傳譯晉處洛陽之拜京師突厥寺碑曰夫六  
合之內存乎方冊四天之下聞諸象教百億閻浮塵沙  
筭而不盡三千日月世界數而無邊至於周星夕隕漢

宮霄夢身世梵世力減須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  
天中下窮地際轉法輪於稔國留妙象於蜀賓至于善  
見神通瓶沙瑞相波斯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  
迴向佛乘棄形骸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突厥大伊泥  
溫木汗夏后餘基惟天所置威加窮髮兵歷無革小大  
當戶左右賢王麟膠角觸之弓驚羽射鵬之箭跨葱嶺  
之首豪靡不從化踰天山之君長咸皆賓屬人敦信契  
國寶親鄰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化覃無外提羣品於

萬福濟蒼生於六道大冢宰晉國公功高寅亮位隆光  
輔命司空而度地監匠人而置臬帶二條之逸陌面九  
市之通鄆圖木緹錦雕楹礪密香隨微雨自麗風塵幡  
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大患淨界無毀六珠芬盡法身  
常住銘曰七華妙覺三空勝境意樹已彫心猿斯靜靈  
城偃色空衣滅影索隱窮源振衣提領

陳徐陵齊國宋司徒寺碑曰無色之外方為化城非想  
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遠

如散墨善財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  
刹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宮蹇產猶傾四  
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  
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  
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  
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諮悟  
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銘曰九流依真三乘歸佛  
道住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闢

邪以律秦皇感悟蔽理通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夫子  
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悲欣臯壤秋蓬四轉春鴻五  
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  
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  
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  
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  
法師道謁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

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  
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  
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  
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  
伽藍罷設朱火一燭青松長列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  
碑曰昂昂千里孰辨騏驎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  
際望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  
構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氷待日莫

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  
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閭浮逸融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  
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  
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  
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倚緬

梁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  
幽岫蓄雲泄雨霑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  
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



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達幽玄掖庭為道心之宮華林  
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  
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  
慧辯才無闕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  
得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鷺思協風雲量  
包宇宙軒瞰蒼波窓承翠嶺須枕煙露堅持光景

梁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  
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

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  
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梁王僧孺栖玄寺雲法師碑銘曰眇眇大家茫茫真樸  
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  
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  
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峩峩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  
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囂湫寄心寥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曰自修禪遠豁絕粒長

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姜原所履天步可以為儔河流  
大履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庶之珍野老怪  
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受道樂大不臣魏祖優  
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  
加於光武五胡內鼎蒼鷺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  
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伯陽之德貞桓  
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揚雄弟子鄭  
玄門人俱述清猷載刊玄石銘曰來儀上國抗禮承明

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慙英樂論天口誰  
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香踰蒼蘊噉噉  
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窟為空方墳以  
堙須彌巨海變灰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真何時踴塔  
復覩令身

陳江總明慶寺尚禪師碑銘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  
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  
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

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  
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  
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  
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  
尹儒自知秋駕銘曰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  
樹身田老驚靈籙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  
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悠然



藝文類聚卷七十六